

劉林栗李甘崔陳陳北阿
奮旭憲平丹
鬥東庭陀陽健原青島城

查建英

八十年代

訪談錄

OXFORD

查建英

八十年代

訪談錄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Bangkok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São Paulo Shanghai Taipei Tokyo Toronto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First published 2006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3 5 7 9 10 8 6 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八十年代 訪談錄

查建英

插圖攝影：頁1攝影 © 黃勤帶；頁232、390 © 鮑昆；

其他肖像版權歸被訪人
其餘所有插圖攝影 © 李晚斌

ISBN 978-0-19-548403-8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牛津版序

查建英

此書自五月在大陸出版之後，坊間讀者反響之熱烈，以及在知識界、文化圈引發的種種討論，大大超出了我當初的預料。一股「八十年代懷舊風」悄然刮起，那個被這本書中所有過來人冷靜乃至苛刻地反省着的火辣辣的青春年代，似乎在歲月流逝之中正在更多人的心目中定格為一個文化符號，它代表着一個理想、激情、真誠、希望的浪漫年代。這符號當然是簡單的、片面的、有些美化的，明知如此，我卻仍然心懷感動。那段歷史的確值得我們反省、批判、甄別，但更值得我們記念與珍惜。

眾所周知，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漸提高，個人表達空間也有種種拓展，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遲遲未動，遊戲規則中的禁忌也就依然存在，作者、編

輯、新聞記者、出版人長期自律，下筆、審稿不免謹小慎微。即如《八十年代》訪談錄在三聯書店的編審過程中，有些部分不得不加以刪節、刪改，其中劉奮鬥一章因刪節幅度過大、導致劉奮鬥最終決定撤稿。於是原有的十二篇訪談，內地版只收入了十一篇，確實令人遺憾。

在內地版尚未付梓之前，林道群即已表示了出版此書繁體字版的意向。現蒙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厚愛，能讓未經刪節的足本問世，使書中諸位朋友的精彩談話得以在此恢復原貌，我很高興也很感安慰。

在牛津方面協助下，香港版還補充了更多圖片，增加了附錄和人名索引。感謝林道群，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五日北京芳草地

寫在前面

——北京三聯版原序

查建英

我一直認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脆弱卻頗具特質、令人心動的浪漫年代。隨着歲月流逝，當年發生的那一切是不是正在被人淡忘？中國人的經濟生活這十幾年來一直處在令人暈眩的急速變化之中，大家對「現在」尚且應對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認真清理「過去」？再說，「歷史」作為消遣、娛樂是一回事，如果真正直面反省，可能馬上就顯得沉重起來，甚至成為煩人的包袱。經歷了太多動盪、挫折，中國人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想告別過去、瞄準未來、輕裝前進。這種對於「過去」的疲勞我理解，有時也有同感。但我們也都知道，「過去」既是包袱也是財富，無論以它為榮還是為恥，我們既不可能躺在上面靠它吃飯也不可能將它掃地出門、驅除出境，因為它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當代中國一個短暫、脆弱卻頗具特質、令人心動的浪漫年代。

深藏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裏，遺留在我們傳給後代的基因裏。人體猶如房子，需要定期開窗、通風、灑掃、清理，否則，無論把外表裝修得多麼堂皇漂亮，久而久之，那塵封的幽室是有可能鬧鬼的。回避歷史、回避思考可以是一時權宜之計，卻絕非長治久安之道。

我講這一番「以史為鑒」的常識大道理，倒不是暗示八十年代已經成了無人理會的孤魂野鬼，恰恰相反，近年每每在飯桌旁、朋友間聽到有關那個年代種種人事的即興回憶，而且永遠伴隨着生動的細節和風趣的評論。至少在過來人當中，大家並沒有忘掉那段歷史。歡喜之餘，我有時候會想，歷史學家不是說過嗎：沒有被敘述的歷史不能算歷史。講故事、說段子自然也是一種敘述，但茶餘飯後的

閒談畢竟零散隨意，哪說哪了，難有深入的追究和細緻的梳理。這麼多人物、事件、看法，如果能比「說段子」再進一步，不憚反躬自省，做事後諸葛亮，進行一點時過境遷的追述分析，遇有心人記錄編纂成書，一定有趣，至少可以為過來人和後來人留下些關於那段生活的回憶思考。一晃十幾年過去了，也該有人來做一本關於八十年代的書了。

卻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弄起這件事來。原因很簡單：儘管我身邊好友多數是「八十年代人」，儘管我對八十年代心存偏愛，但上世紀八十年代裏，我自己實際上只有四年住在中國，其餘的時間是在美國讀書。我哪有資格來對中國的八十年代說三道四？

不想，我不找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找到我頭上來了。此事說來和洪晃有關：回顧八十年代的想法正是在她出版的《樂》雜誌召開的一次編輯部選題會上提出的，而我去《樂》「瞎攪和」也是被晃拉去「一塊兒玩玩」。當時大家是在討論怎麼做「面對面」這個人物欄目，選了幾個人由我分別去訪談，記得有人便玩笑說：把這幾位放在一起應該叫「悲壯」系列。我當時驚異道：啊？阿城悲壯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也該有人來做一本關於八十年代的書了。
把這幾位放在一起應該叫「悲壯」系列。

嗎？我怎麼看不出他悲壯呢。後來，因為這幾位「人物」都是八十年代出道的文藝家，一來二去，這想法便改成了回顧八十年代。從「樂」到「悲壯系列」再到「八十年代」——事情就是這樣偶然。由此我也知道了：在那些八十年代才出生、傍着插科打諢的娛樂節目長大的「新人類」眼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人原來是這樣一副尊容：悲壯系列——的確有些嚇人呵。

悲壯年代也好，悲情世界也好，選題最後定下來那天，洪晃忽然大發感慨道，「嗨，其實現在哪有甚麼真正的文化，要說文化還得說八十年代。」老實說我當時大吃一驚，因為我總覺得晃雖然與我年紀相仿，心態卻比我年輕得多，是典型九十年代以至二十一世紀的「時尚」人物，她怎麼竟會這樣看？後來又有一回，也是在《樂》開會，談起現在市面上形形色色的消費期刊、娛樂雜誌，晃說：「其實在如今辦期刊的人裏頭啊，我就算是悲壯的。」又把我說得一怔。過後想想，也對啊：別看她成天嘻嘻哈哈搖來晃去，滿口「牛掰牛掰」的新名詞，老是聲言要接受年輕一代的「再教育」，其

實骨子裏她也有「八十年代人」的成份，不然還接受甚麼「再教育」呢？這樣看來，八十年代的「流毒」其實很深，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肅清的。事實上，八十年代人不僅健在，而且大都活得挺好、挺實在，只是隨着中國社會這十幾年的巨變，這個群體也經歷了相當戲劇化的調整、分化、流變，以致人們今天已不容易辨認得出一個能夠被稱為「八十年代人」的群體了，在近年堪稱鼎沸的媒體喧嘩中，也很難聽得出一個可以被稱為「八十年代人」的群體聲音。

開始只打算找幾個人聊聊，寫一篇關於八十年代的文章，再選登幾段人物訪談。其實我早該知道，八十年代這題目豈是一篇文章和幾段摘錄能夠駕馭的？果然很快發現，真的坐下來談話，這些八十年代人，經過十幾年的沉澱、積累、雲遊世界，人人一腦袋見識，個個一肚子乾貨，讓我無法忍心丟掉那麼多珍貴的材料，隨便給讀者端上一盤速成的雜碎，那樣做，對不起這些老朋友，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八十年代。於是，決定增加訪談人數，拓寬角度，索性把它集成一本書，而且不僅請

本書訪談對象大多是當年活躍的傑出人物，其中一半人後來曾在美國或歐洲長期居住。

他們回顧過去，也聽他們談論現在。這樣一來，自然花費了比預想要多得多的時間與精力，以致我手邊已經寫到半路的另一本書反被束之高閣。但我慶幸自己做了這個決定。

有幾件事得略做說明。首先，由於女兒年紀尚小需要照顧，我平時的原則是盡量少出遠門，受此限制，本書挑選的訪談對象基本上都是我可以在北京見得到的人。這種以北京為中心的選擇，缺憾當然非常明顯，但拘於現實，只好如此。第二，八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人文風氣濃郁、文藝家和人文知識份子引領潮流的時期，而我自己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也恰好使得我對這些領域的人與事比較熟悉，所以本書訪談對象大多是當年活躍在這些領域中的傑出人物，其中一半人後來曾在美國或歐洲長期居住，有些人更是我多年的朋友。無疑，八十年代中國遠非一場以北京為中心、以知識精英為骨幹的「文化熱」所能涵括，當時在全國各地、各個層面、各種人群中都發生着許許多多耐人尋味的現象和變化，其中有些也許要比本書着眼的「文化問題」重要得多，我決無以偏概全之意，揚此抑彼之

心。但一本書不可能面面俱到，再說我也完全沒有野心和能力去經營那樣的宏大工程。所以，此書僅僅是一組八十年代人關於八十年代的談話，他們是作家、藝術家、學者、批評家，他們分別以個人的身份和角度、從各自從事的工作出發，既回憶反省過去的那個時代，也評論分析現在，甚至包括眺望臆想未來。

在體例上，除北島一篇外，本書一律採取了訪談錄的形式，一來這種形式便於保持一定的隨機隨意性以及個人風格，二來也比較活潑好讀。這十二篇談話，有人側重回憶，有人側重評議，有人談得極為具體，有人講的比較宏觀。大多數是兼而有之。其中有些篇基本上是問答，另一些更近於對談。這些談話在我整理之後都經過訪談者過目，有的基本未做改動，有的則做了程度不同的增刪修訂。儘管經過整理，但人們日常講話自然會有不同腔調與神氣，斯文者有之，粗放者有之，委婉含蓄者有之，生猛激烈者有之，這裏都盡量保存原樣，連帶鄉音與粗口，以便讀者能夠多少領略談話人的個性風貌以及談話時的「氣場」。至於篇目次序，

八十年代之複雜、之重要，
應該有一門「八十年代學」。

索性即按這十二人姓氏拼音的順序排列而成。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書原來共有十二篇訪談。第十二位訪談人是電影編導劉奮鬥。他談得很精彩，我對那篇訪談很滿意。不幸由於編審過程中的種種原因，劉奮鬥最終決定撤稿。除了遺憾自己的無能為力，我完全尊重和理解他的這一決定。在此書即將付梓之際，謹向劉奮鬥先生特別致謝並表示歉意。

截稿之日，誰知感慨竟多於滿足，種種遺憾，不足與外人道。也只好自我安慰：且算是盡力而為了吧，且算是為自己的「八十年代情結」做了一個交代。李陀認為：八十年代問題之複雜、之重要，應該有一門「八十年代學」。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若果真如此，而這本書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我自然高興。但此時此刻我最為深切地感受卻是，在我們的思維環境裏，枷鎖、禁忌、碉堡還很多很多，我們實在需要在更自由的空氣中、以更自由的心態，來回顧與反省那逝去以及並未逝去的一切。一個不敢面對真實的人，即使物質上再富裕，在精神上卻是虛弱和缺少榮譽的。一個民族也同樣

如此。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不過是一個開端，是一本有待補充的紀念冊。

最後想說幾句的是，這本書雖然記錄了許多珍貴的往事，卻並不是一個懷舊項目。一位美國朋友曾問我為甚麼要花時間編這麼一本書，我當時信口說：因為八十年代是中國的浪漫時代啊！我們的八十年代有點像你們的六十年代嘛。他聽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無疑是一個有特殊標記的浪漫年代，它意味着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東方思想取經。而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主調也是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經。從年齡上看，美國的六十年代人與中國的八十年代人相差並不大，反越戰的美國大學生與中國的紅衛兵知青基本上是同代人。只是由於政治歷史的陰差陽錯，中國的文革青年先經受了被放逐底層的磨煉，直到八十年代才重獲表現機會。

但是，我深知這些只是輪廓上的相似，如此比較其實極不準確，因為中美這兩代人的文化營養與政治訴求、這兩段歷史發生的背景、過程和最終的

沒有簡單地將八十年代浪漫化。儘管那時年輕氣盛、出道成名，儘管與今天極為現實和複雜的時代相比，那個「前消費時代」的總體氣氛的確浪漫……

結果都存在着巨大而深刻的差異。近年中美主流社會政治皆趨保守，雖然這兩代人當中很多人早已成為今日社會精英，但他們青年時代的價值理想實際上都在經受衝擊與挑戰。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形成期的歷史與追求？如何應對全球化時代裏種種複雜的新問題？我相信他們的思考和實踐必定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這兩個社會的未來。美國有關六十年代的回憶研究汗牛充棟，其中最好的著述都是勇於和敏於反思的，而今日美國的文化政治舞臺上佈滿了「六十年代人」的身影，這並未因成熟而放棄理想的一代人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讓我高興的是，這本書中的大多數談話者都沒有簡單地將中國的八十年代浪漫化。儘管他們那時年輕氣盛、出道成名，儘管與今天這個極為現實和複雜的時代相比，那個「前消費時代」（阿城語）的總體氣氛的確頗為浪漫並且相對簡單，這些回憶者的態度卻不是一味懷舊或頌揚。相反，他們對於八十年代抱着難得的坦率、客觀、甚至苛刻的審視態度，對自我和時代的局限、對不少當年轟動一時的現象、事件和人物及其背後的歷史、文化動因做

了很多剖析、批評和反省。同樣的態度也滲透在他們對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化現實的評論之中，他們視野開放但有自己的立足點和準則，他們幾乎全都既是批評者也是建設者。雖然有種種限制，但盡可能真實地對待歷史、現狀和自我，這種態度是我在做本書訪談當中最期盼和認同的。

在此再次感謝十二位談話者的慷慨合作。特別

致謝阿城。感謝李曉斌為本書提供了二十多餘張珍貴的八十年代照片——他以圖像的方式加入，實際上是書中第十三位回憶者。也感謝本書責任編輯吳彬一如既往的熱忱支持與優質工作。當然，由於令人遺憾但大家都明白的原因，有些章節由出版者做了刪改。至於書中可能出現的種種錯誤，責任當然全部由我承擔。

二〇〇六年二月 北京芳草地



李曉斌，五十歲，當過工人當過兵。一九七五至七八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一九七八至七九年在中共實驗話劇院工作。一九八〇至八九年在北京《新觀察》任編輯和記者。八九年後在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室工作。主要經歷及作品包括：一九七六年一月四日拍攝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總理活動，一九七九年參與創辦北京「四月影會」並參加七九、八〇、八一年的三屆展覽。代表作品「上訪者」。

從事攝影三十年以來，拍攝了大量社會變革中的影像。二〇〇二年出版個人攝影圖文書《變革在中國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六》。

（賀延光攝）

本書照片，除頁一「張向紅墓」是香港攝影師黃勤帶的作品，其餘的照片均為李曉斌先生多年來的拍攝。

八十年代



「上訪者」。1977年11月攝於北京天安門與午門之間的路上，此片數百次發表與評論，1998年中國革命博物館作為革命文物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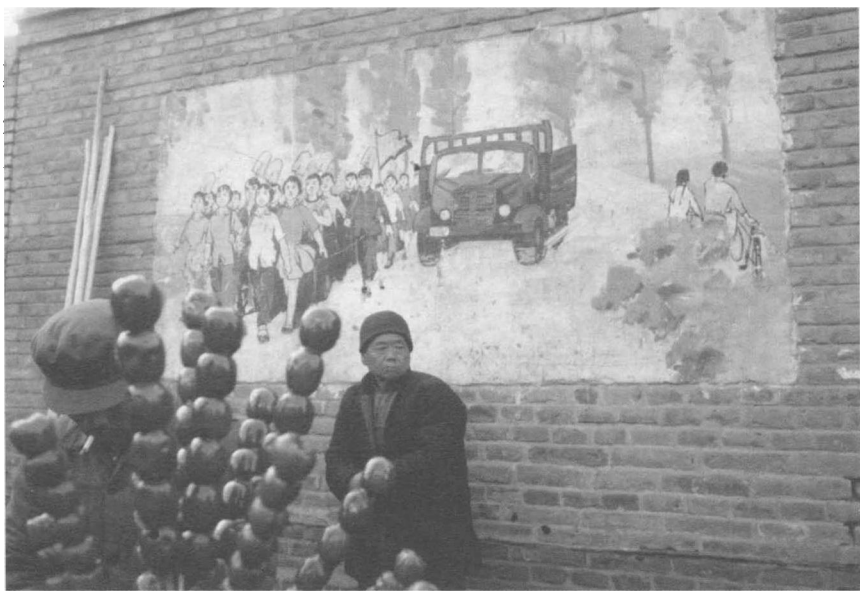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



上：美國肯德基雞八十年代中落戶中國北京前門是北京第一店，曾成為時髦的特徵。
下：1986年11月北京。



八十年代



上：文革殘跡，1981年1月河北盛芳鎮。

下：農村個體攝影戶，1982年春節，攝天河北霸縣。



八十年代



賣鼠藥的人，1981年1月河北盛芳鎮，復員軍人戴着勳章，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有着一種早期廣告意識。

八十年代



大碗茶，1981年，攝於北京故宮午門前，前門大碗茶發家的尹喜盛先生，當年安排返城就業知青的工作，又方便了群眾，大碗茶時代沒有今天的飲料。二分錢一碗，曾經是街頭一景。